

# 新編戲曲《秦可卿》

## 一、登場人物

秦可卿（旦）：本劇主角。寧國府長孫媳，賈蓉之妻，外表姣好，有理家之才，深得賈府上下眾人之心中。與賈珍亂倫，因而憂思成疾，後因事發，自縊於天香樓中。

警幻（旦）：太虛幻境中的仙女，與秦可卿姐妹相稱。職責為引導、並開悟重返太虛幻境的女子幽魂。

賈珍（老生）：寧國府實際的家長，生子賈蓉，施計要脅秦可卿，並與情可卿亂倫。

尤氏（老旦）：賈珍之妻，視秦可卿如己出，同時為賈珍與秦可卿亂倫關係的揭發者。

其他如賈母、家僕、賓客、太醫等人，均未實際出場，而多以投影、或畫外音的方式呈現。

## 二、編劇理念

在《紅樓夢》中，秦可卿兼具林黛玉與薛寶釵的容貌、王熙鳳的才幹，打理寧國府事宜，得到家中諸人的稱許。但小說中與秦可卿相關的情節，僅有第五至十二回之間，並從第五回判詞，得知其應為縊死。

至於秦可卿的死因，由於曹雪芹得畸笏叟的建議，刪去的大半內容，因此今日僅能從脂批的「遺簪」、「更衣」二詞，與家僕焦大所罵的「扒灰的扒灰，養小叔的養小叔」，推測秦可卿之死當與賈珍相關。

由於相關內容的空缺，使秦可卿從嫁入賈府、與賈珍產生亂倫關係、到她離奇死亡，這當中的心境轉換過程成為了值得探討的內容，也是本劇所關切的內容。同時，希望從此段不對等的亂倫關係，討論在當代社會中，女性遭此待遇的心境，以及比較不同時空下的應對方法。

## 三、劇情大綱

本劇以秦可卿死後，在太虛幻境中與警幻相遇，並得觀《金陵十二釵》冊文內容，經此回想自己嫁入賈府的生活種種，並發出無奈的喟嘆。

**【第一場】**秦可卿發現身處於幽暗的空間中，感到惶惑。此時警幻現身，說明此為太虛幻境的「薄命司」中，凡此司所載記的女子亡故後，皆須至此回顧前塵，並揭示《金陵十二冊》的內容。秦可卿見到冊中所載內容，讓她開始回想自

己如何從一個棄嬰、逐漸成為賈府中眾人稱許的媳婦的生活經過，並感嘆評語之酷。

**【第二場】**在婚禮進行中，在片的祝賀聲中，秦可卿約略聽到旁人討論自己的出身，讓她深感無奈。成親後，雖然得到丈夫賈蓉的寵愛、賈珍與尤氏的疼惜，但想到婚禮那天的閒言碎語，生怕落人話柄，因此努力經營家務，以博取眾人歡心。

**【第三場】**賈珍見到秦可卿的努力，出言關心，心中也生出歹意，暗示只要秦可卿與己相好，便可得到家中的所有好處。秦可卿聞言，深感不妥，因此極力拒絕。然賈珍道秦可卿與賈寶玉往來親密，即以家長之權要脅，並說明家人的調度、秦家的生計、秦鐘入賈府家學等事，均在他許與不許之間。秦可卿猶豫，但為了往後的時日，便勉為其難地接受。

**【第四場】**秦可卿與賈珍私通後，日日擔心此事被揭發，加上家事勞心，便憂思成疾。在房中休養時，聽聞有人抱怨秦鐘在家塾中與人起衝突，又聽見家僕道出「扒灰的扒灰，養小叔的養小叔」一語，憂心更盛，更加重病情。

**【第五場】**夜裡，秦可卿前往天香樓與賈珍商議此段關係，但前往天香樓的路上，不小心遺落金簪，恰巧被尤氏拾起，遂跟在秦可卿的身後，前往天香樓，因而得知秦可卿與賈珍的密事。尤氏驚見，一場怒罵，三人不歡而散，獨留秦可卿在天香樓中自縊。

**【第六場】**在太虛幻境中，警幻點化秦可卿這段孽緣的因果始末，秦可卿道出自己的選擇出於無奈，但若可重來，應也會做出相同選擇，令警幻感嘆秦可卿的執著。

## 四、劇本

### 第一場

場景：太虛幻境

▲燈亮，舞臺上懸掛白綾，秦可卿垂手站在白綾後方，背對觀眾。做出由僵硬、逐漸轉變為靈動的身段走向前，象徵靈魂已獲得自由。

秦可卿：（唱）

朦朧裡 此身飄蕩把眼睜。

卻不知 茫茫渺渺何處存。

只憶得 天香樓內三人會。

孤獨女 樑上白綾喪餘生。

是呀，我記得方才和公公婆婆一場爭執後，便、便……（驚嚇狀）如今，我又是在何處呀？

警 幻：（悶簾）此處名喚太虛幻境，是你我的終始之處。

▲警幻從秦可卿的背後現身。

警 幻：（吟《紅樓夢》原詩）

厚地高天，堪嘆古今情不盡。

痴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償。

大凡人世的痴男怨女，均自此處而生，而終復歸此處。

秦可卿：呀，原來是個神仙姐姐。不知姐姐如何稱呼？是否又可明示奴家來到此地的緣由？

警 幻：吾乃警幻，在此管理豔鬼芳魂、為之引渡迷津。至於你這緣由嘛……

（唱）

欲曉前生喜與哀，

金釵冊裡說明白。

前有專司天下女子命運之所，當中有一「薄命司」，藏有《金陵十二釵》冊三卷。妳若看了，便可明瞭。

▲秦可卿向前行，做觀覽櫥櫃、翻閱簿冊身段。

▲此處降下紗幕，隨秦可卿所念出的十二釵判詞投影畫像。

秦可卿：就是這《金陵十二釵》這冊麼……（翻閱狀）

（吟《紅樓夢》原詩）

可嘆停機德，堪憐詠絮才。

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裡埋。

（▲配圖：兩株枯木掛一玉帶，木下有堆雪埋著金簪。）

（夾白）這是釵……黛麼？

凡鳥偏從末世來，都知愛慕此生才。

一從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。

（▲配圖：一片冰山上，立著一隻雌鳳。）

（夾白）凡鳥，可不就是鳳……？

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

漫言不肖皆榮出，造孽開端實在寧。

（▲配圖：一棟高樓大廈，有一美人懸樑自盡。）

呀，最後這女子懸樑圖，又好似……（困惑狀）榮……寧……莫非——  
（驚覺狀）

▲此處燈光閃爍，表示秦可卿的震驚。

可這「情既相逢必主淫」，（捧冊顫抖）這個女子、還有這相逢的情，莫非是在說我、還有他不成麼？！可我與他，究竟有什麼情？！

警 幻：大凡人之相遇、心之所動，即是有情，妳說是也不是？

秦可卿：可這所主之淫，分明是他，他他他……都是他所為呀！

警 幻：妳若不明，再細聽此曲：

（唱《紅樓夢》原曲〈好事終〉）

畫樑春盡落香塵。

擅風情，秉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。

箕裘頹墮皆從敬，家事消亡首罪寧。

宿孽總因情。

秦可卿：宿孽總因情……（思索，驚覺狀）是了，我與他的那段日子，都是一場孽緣啊！可這情字，我和他，可有那麼一點真情麼？

警 幻：妳說這話，可見未悟。罷了。（取出鏡子）

（唱）

懷中取出風月鑑，

幻裡重歷舊根源。

此鏡能將古今辨，

通曉是非知後緣。

## 第二場

場景：寧國府婚宴

▲秦可卿快速披上紅紗蓋頭，以與第一場與第六場的幽魂狀態做區別。

▲本場中，除秦可卿、尤氏、賈珍外，其餘人物均不上場，僅以畫外音呈現。

▲賈珍與尤氏站在紗幕後，秦可卿則在紗幕前，做出隨轎子前行的身段。

賓客 A：新娘子來了！恭喜珍爺娶媳婦了！

賓客 B：賈蓉少爺成了親，此後要更成大器了！

▲賓客間私語。

賓客 C：卻說，不知這蓉哥媳婦是怎樣的人品？竟可讓喜愛流連花叢的蓉哥兒定下心來，聽說——還是非此女不娶哪！

賓客 A：可我聽說，這蓉哥娶的秦家小姐，雖是相貌標緻可人，但出身卻……

眾人：卻是如何？

賓客 A：說到這秦家小姐的出身，她本是養生堂的孤女，是秦業老爺抱養來的。

賓客 B：喔，這麼說，這秦家小姐的身份豈不是不清不白嗎？

秦可卿：（聞言震驚，身體一抖，揭開蓋頭）

（唱）

昔年失怙復失恃，  
遠親近鄰皆無依。  
只落得 養生堂中求飯食，  
縱然是 富貴貧賤志不移。  
豈料得 清白之身遭人議。  
萬般苦 向誰訴說向誰提。

賓客 C：可別這麼說，她可是秦家的掌上明珠，盡傳詩書禮儀，秦業老爺又是營繕郎，這小姐的身分還有什麼可疑的嗎？

賓客 A：噯，話雖如此，誰知道她的親生父母是奸？是盜？還是販夫走卒？

賓客 B：若非珍大老爺首肯，怎會有今日的迎親呢？

賓客 C：閒話少說，咱們就喝喜酒，去樂一樂吧！

眾人：是啊，就樂一樂吧！

秦可卿：可怕的人心啊——

（唱）

媒聘賈府何曾少？  
人心涼薄苦嘮叨。  
憑空遭議心憂惱，  
弱女志比青天高！

### ▲演奏喜慶音樂大起，燈光轉換。

媒 婆：新娘子向公公婆婆見禮！

秦可卿：（跪拜狀）媳婦見過公公婆婆。

（唱）

施行大禮翁姑前。  
家中百事孝為先，  
翁姑喜好尚未諳，  
但求此身得人憐。

賈珍、尤氏：媳婦快起。

賈 珍：瞧這標緻的樣貌，別說咱們蓉哥兒喜歡，就是我啊——

尤 氏：也打從心眼裡的高興，倒像是多了個女兒似的！

秦可卿：多謝公公、婆婆。

賈 珍：如今太爺潛心修道，家中最大的長輩，就是榮府中的老太君了，明日妳就隨蓉兒一起去拜見吧！

尤 氏：是啊，這禮數是少不得的。（牽起秦可卿的手）今後這個家的大小事務都要交給妳了，我一向少治理之才，媳婦妳可要多費些心啊……

賈 珍：妳也別怕，如果有什麼短了缺了的，或是家人不聽使喚的，儘管來說，公公與妳做主。

秦可卿：媳婦明白。

### 第三場

場景：寧國府中

▲賈珍看著秦可卿在忙碌的模樣，升起愛憐心與色心，做出心中謀算詭計的舉動。

賈 珍：媳婦啊，嫁過府來，這些時日，生活過得可習慣？

秦可卿：呀！見過公公……媳婦一切安好，不曾煩憂。

賈 珍：我那不成材的小子可有好好待妳？

秦可卿：蓉哥……（嬌羞狀）他、他待媳婦很好。

賈 珍：那夫人呢？可有刁難於妳？

秦可卿：婆婆待媳婦如親女，媳婦感激不盡。

賈 珍：那這家中奴才，可有給妳氣受？

秦可卿：全賴公公顧惜、家丁尊重，不曾給媳婦氣受。

賈 珍：喔！如此說來，可是日子和順？

秦可卿：多謝公公婆婆愛憐，媳婦日子和順。（遲疑狀）但……尚有一事，還望公公成全……

賈 珍：不必多禮，妳且說來。

秦可卿：容稟。

（唱）

家中小弟名鯨卿，

才高失學到如今。

家貧父老難繼業，

（夾白）若老爺視媳婦為親女，也請顧憐我那兄弟，

唯恐文才從此湮。

聞得家中有一家塾，供族中弟子附讀。媳婦曾與夫君提及，但夫君說這事只有您能作主……

賈 珍：原來是這麼回事，待我細細想來。

（背躬，唱）

太公釣魚不須鉤，

人心有欲自貪求。

(心生一計狀) 妙啊！媳婦啊，妳別擔心，這事我自當應允。但……

秦可卿：不知有何難處？

賈 珍：喔，不不不，這事不難。卻不知，近日是否聽得一些話語……

秦可卿：是何話語？媳婦未曾聽得，望公公明示。

賈 珍：這個嘛——

(唱)

昔日閩府賞花宴，

如今誹議有讒言。

(夾白) 說妳與那寶玉麼——

說道叔姪密無間，

繡房私會把聲歡。

這事，妳可知曉？

秦可卿：這、這……媳婦不知，絕無此事！

賈 珍：既無此事，為何有此謠言？

秦可卿：許是下人憑空捏造。那日照顧寶玉叔叔，乃是遵太君之命、盡親族之誼。

請公公明察。

賈 珍：罷了。另有一事——

秦可卿：媳婦謹聽。

賈 珍：(唱)

昔有楚平迎秦女，

富貴榮華無所虞。

翁媳相親不需懼，

天長地久情不虛。

秦可卿：公公！此乃逆倫之事，萬萬不可呀！

(唱)

秦姬雖得楚王幸，

名分難正心不寧。

天下指責難瞞隱，

楚平屍首曝門庭。

賈 珍：(唱)

齊侯明珠玉容豔，

衛宣專寵喜無邊。

秦可卿：(唱)

誰言專寵得人羨？

「新臺」罵名天下傳！

賈 珍：(唱)

明皇貴妃情非淺，

鳳凰于飛似神仙。

秦可卿：(唱)

逆倫引得安史亂，  
馬嵬坡前，尺素白綾枝上懸！

賈 珍：罷！妳弟弟人家塾之事在我許與不許之間。妳在家中是否順心如意，也只憑我一句話！何況與寶玉共處一室，當中究竟如何，並非無人知情！  
(拂袖離去，下場)

秦可卿：這、這……天啊！

▲燈暗。

## 第四場

場景：秦可卿屋內

▲秦可卿在紗幕前做憂苦身段，賈珍與尤氏在紗幕後。

賈 珍：大夫啊，不知我家媳婦這病究竟是如何？能否得治？

尤 氏：是啊！咱們前後問了許多大夫，有說是喜、也有說不是喜的，這究竟是如何啊？

賈 珍：大夫您說……這不是喜？那究竟是什麼症候？

尤 氏：大夫您說這病是思慮太過所致？那正是了，我這媳婦雖然心細，但也就是因這心細，不管是聽見什麼話，都要想個三五日方罷。您說這該如何是好？

賈 珍：大夫不拘開什麼名貴藥材，只要能治好我家媳婦的病，多少錢都使得！

尤 氏：不用名貴藥材？(接藥方狀)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？服了這方子，多久可治得？

賈 珍：啊……若得醫緣，來年春分就可望痊癒？大夫果然高明！

秦可卿：(唱)

病深沉翁姑尋醫來問疾，  
誰能曉沉痾重疾因何起？

家 丁：稟告珍爺，秦鐘少爺和寶二爺在學堂裡與人爭吵，這不知該如何是好？

賈 珍：該如何是好？這等小事何必問我！喔——喔——這件事，休向內通傳，省得媳婦病中心憂煩。

秦可卿：哎呀！

(唱)

一心盼，鯨卿弟，  
入塾向學志功名，  
不料妄為復逞性，  
與人細故短長爭。



鯨弟呀！怎麼學寶玉叔叔這般淘氣！（激動咳嗽狀）

家丁：稟告珍爺，外頭那焦大又嚷起來了！

焦大：你們都別在我跟前使主子性子，一家子「扒灰的扒灰，養小叔的養小叔！」

我有什麼不知道的？

▲賈珍與秦可卿皆做驚詫狀。

尤氏：這青天白日的胡扯什麼！

賈珍：還楞著做什麼？不快把這奴才拖下去！

秦可卿：（唱）

猛聽得焦大詈罵心驚詫，

怎料想羞慚秘事遭揭發。

▲秦可卿重咳幾聲，一面舞動水袖，以身段表示病中憂思、心緒紛亂的情緒。

## 第五場

場景：寧國府中，天香樓

▲本場舞台分割為二，尤氏與秦可卿分別立於舞台兩側。

▲頂燈聚光於秦可卿，秦可卿先做更衣、穿披風的身段，接著做出躡手躡腳開門狀。

秦可卿：（唱）

黃夜風高喬裝扮，

四顧無人心稍安。

天香樓會名節澆，

愧立人間苦萬端。

▲秦可卿著披風，走出門外，急赴天香樓，路上不斷回顧四周，確認無人，卻在無意間遺落金簪。

▲頂燈聚光在尤氏身上，尤氏在舞台一端做躡手躡腳開門狀。

尤氏：前日那焦大罵道「扒灰的扒灰」，這話豈能隨便說出口的？（思索，拊掌）是了，俗話說：酒後吐真言，夢裡話心聲。想我家老爺那個心性，保不齊還真有這麼回事……（猶豫、皺眉叉腰）

（背躬）誰？是誰遺落這根金簪？（端詳金簪，似想起何事狀）不如就跟上去瞧瞧吧！

▲尤氏隨行秦可卿行至天香樓，賈珍在樓前，秦可卿回望，確認無人後，兩人走進樓中，並做登樓爬階的身段。

尤氏：好呀！竟有女眷來這天香樓與人私會！只可恨四下黑暗，不知那人又是誰？（跺腳）就待我上樓去瞧瞧！（登樓爬階狀）

▲尤氏走進天香樓中，做躲藏暗處身段。

▲天香樓中燈光昏暗，秦可卿焦急貌，賈珍氣定神閒。

賈 珍：你這孩子，身體尚未大癒，怎麼就跑了出來？不怕病情又加重了麼？

秦可卿：我這身子不要緊，只是那日，焦大所說的話令人煩心——

賈 珍：（打斷秦可卿）有什麼好煩心的？都說瘋子的話不可信，我也命人教訓了他一番，量他再不敢隨意誣陷主子。（搜秦可卿身段）只要妳早日把身子養好就成了。

秦可卿：這事已經發生，又如何安穩度日？

賈 珍：何須擔心？只要我說句話，豈容他人說三道四？

秦可卿：這——

尤 氏：（闖入，憤怒狀）好一對無廉恥、悖倫常的翁媳！

（唱）

家僕狂語心猜忌，

亂倫醜事難隱匿！

二人雙雙把我蔽，

金簪為證罪無極！

秦可卿：婆婆您、您誤會了！不、不是這樣的！

尤 氏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妳摸摸自己頭上的金簪可還在否？

▲秦可卿急摸向頭飾，做慌張狀。

尤 氏：想不到我的好夫婿、好兒媳，竟私下裡做了一對鴛鴦！

（唱）

結縭多載枕衾冷，

全然不顧舊日恩！

兒媳平素性恭謹，

竟有如此狐媚行！

秦可卿：婆婆您、您真的誤會了啊！

尤 氏：住口！我瞧妳一切妥當，是真心的對妳好。妳對得起我、對得起蓉兒麼！

賈 珍：妳是這個府中唯一的大奶奶啊！我只是瞧著媳婦辛苦，（特來安慰尤氏狀）怎知——

尤 氏：怎知如何？

賈 珍：好夫人，妳就別生氣了。這都是她一人所為，都是她不斷勾搭，我鬼迷心竅就給她勾了去了，這會兒，一見妳這觀音菩薩、王母娘娘，不就都醒來了嗎？（安撫拍肩狀）

尤 氏：別哄我了！我可要請族中長輩、請老太君來評評理！到時你們兩個，一個都別想跑！（拂袖下場）

▲場上緩慢降下白綾，秦可卿舞出悲憤狀。

秦可卿：（唱）

盼只盼家醜無人曉，

誰料想遺落金簪罪證昭。

此身從此遭譏誚，

千古罵名亦難逃。

今後如何是好……？我該如何自處？如何保身？

**▲秦可卿望著樑柱思考狀**

秦可卿：罷……罷了……

**▲做下決心自縊身段，燈光同時轉紅，奏震撼音樂，燈光漸暗。**

**第六場**

場景：太虛幻境

**▲燈亮時，秦可卿已脫去紅紗。**

警 幻：可都想起了？這簿上所載，可是麼？

秦可卿：（泣）都想起了。

（唱）

心細如髮空矯情，

謀慮深處反害生。

作繭自縛殘命盡，

何時破繭得安寧？

警 幻：可不是？如今妳細想想，為了弟弟、為了自己，這麼做，真的值得麼？

秦可卿：如今看來，自然是不值。但我一介貧家女子，婚配豪門，豺狼環伺，又能如何？

警 幻：妹子好癡也！

秦可卿：我癡麼？但看這世上，人人各有各的「癡」呀！

（唱）

是非成敗本匆匆，

一旦轉頭萬念空。

天道循環難違逆，

褒揚譴責在其中。

—全劇終—